

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，有些东西就进入了
我的小说。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的细节虚
构巨大的谎言时，我用众多的无中
生有讲述着基本的事实……

◎ 王跃文 / 著

某日安南先生突然失语，只“啊”了一声，再说不出话来。恰好安南身
边有帮中国理论家，这“啊”字就博大精深了，它将是安南思想或安
南主义……所谓思想，大抵就是这么诞生的。因而，我最怕别人说

我有思想。我的朋友圈子里，若要调侃人，更说这个人有思想。这是幽
默，闻者皆会心而笑。

我乃凡夫俗子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就把感官所能触及的东西说
出来完事。我只需告诫自己：见到了鹿，绝不说成是马。如是而已。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有八偏

王跃文/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10

78644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人骗你/王跃文著. -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5008-3247-8

I.有... II.王...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1996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005038 (传真); 62379038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绥明印刷厂

版 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14 千字

印 张: 10

印 数: 1-10000 册

定 价: 22.00 元

书 号: ISBN 7-5008-3247-8C·27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自序

——王跃文

假如联合国也搞个人崇拜，某日安南先生突然失语，只“啊”了一声，再说不出话来。恰好安南身边有帮中国理论家，这“啊”字就博大精深了，它将是安南思想或安南主义。至少可以这样诠释：啊字如何写的？有“口”有“耳”加“可”字。“口”意味全世界人民和平与正义的呼声，“耳”代表联合国认真听取全人类的意见，“可”自然是应时顺势，从善如流。“啊思想”或“啊主义”，何其煌煌，放之四海，如佛光普照，必定天下太平，世界大同。假如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派出批中国式的注经专家围着安南先生，他们又用各自的母语阐发引申，安南思想或安南主义就更加汪洋恣肆了。

所谓思想，大抵就是这么诞生的。因而，我最怕别人说我有思想。我的朋友圈子里，若要调侃人，便说这个人有思想。这是幽默，闻者皆会心而笑。

可是，随笔、杂文和散文，毕竟多为直抒胸臆。纵然如此，我也拒绝承认自己有思想。思想既然已被天才垄断，而且思想同打饱膈似的很容易喷涌而出，那就让少数人去独享专利吧。我乃凡夫俗子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就把自己感官所能触及的东西说出来完事。我只需告诫自己：见到了鹿，绝不说成是马。如此而已。

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：萨达姆被捕了。我正巧碰上这个日子为自己的书写序，心情很好。

2003年12月14日 长沙咸嘉新村



目 录

第一辑 常识性困惑

胡思乱想的日子	/3
幽默的代价	/6
常识性困惑	/9
发明一种文本	/12
电脑的幽默	/15
瞎想与胡说	/18
精神原创时代的终结	/23
新闻制作法	/25
匪夷所思	/30

第二辑 替有钱人着急

穷人拿唾沫淹死你	/35
被平均的大多数	/39
替有钱人着急	/42
钱水说	/44
剪不断,理还乱	/46
说句外行话	/48
裙子与经济	/50
信用解码	/52
谁让我们成了白眼狼	/54

第三辑 煞风景事

脸色	/59
你还会哭泣吗	/63
讲点别的	/65

煞风景事	/67
老睡不着	/70
二块七与十几万	/73
权也拳哉	/75

第四辑 不可思议

一道论述题	/79
政府可以打瞌睡	/81
不可思议	/83
所谓德政	/85
屁说	/87
告别道德神话	/90
千古赌场	/92
问候的艺术	/96

第五辑 一种秘诀

别是一番幽默在心头	/101
奥马尔的体面生活	/105
萨氏股崩盘	/107
好色的克林顿与廉洁的施罗德	/110
萨达姆的运气	/113
一种秘诀	/116
伏尔泰和年羹尧	/119

第六辑 中国天天感恩节

仁者·君子·凡人	/125
说一种历史逻辑	/127
越写越偏题	/129
中国天天感恩节	/134
君子与圣训	/138
诏书的变迁	/142
抄几段书	/147
告别英雄	/149



天地与圣人	/152
-------	------

第七辑 想念一所房子

不想出门	/157
吃饭太快	/159
野食	/163
油糊辣子葱姜蒜	/166
几个真实故事	/168
想念一所房子	/172
涂水入梦	/175
亲情四章	/177
我的云南朋友	/190
朋友和啤酒	/194
孩子,你快乐吗?	/197
不敢看孩子的作文	/199
耳听韩寒的嘘声	/201

第八辑 宝贝时代

禁止女人养公狗	/205
假装无耻	/207
宝贝时代	/210
贬义小资	/213
感情动物	/216
娱乐乎? 预言乎?	/218
中国爱情通俗版	/220
野蛮女友来也	/223
奢侈的失恋	/226

第九辑 仁勇与忧惧

说大说小	/233
菩萨的大哭笑	/236
陌生的广东人	/238
仁勇与忧惧	/241

在路上	/244
我不看球	/246
偶像开始坍塌	/249
直面人生	/251

第十辑 拒绝游戏

尴尬人戏说尴尬事	/255
没法狡辩	/258
只有微笑	/261
有这回事	/264
您可以不高兴	/266
拒绝游戏	/269
祝福我的父亲母亲	/272
一个女人的命运	/275
所谓官场小说	/277
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	/279
没法结局	/283
故事本不用编的	/286
关于《夜郎西》	/288

第十一辑 生活没有旁观者

拿她们如何是好	/293
肖仁福小说	/295
废言小说	/297
流年碎影	/300
古梦山水云	/302
与一个村庄的告别	/304
春平小说序	/306
生活没有旁观者	/308
莫美小说	/311

第一辑

常识性困惑

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，熟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。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。但可以推知，毕竟有那么些年月，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。大概五七年以后，上级就是上级，下级就是下级了。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、军民一致相比，官场规矩与时俱进了。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？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，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，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。



胡思乱想的日子

我原先厕身的所在，成天碍眼的是报纸和公文。公文我只看标题，就可知其大概了。很多人终生不看公文，照样活得自在，我大略知道些，也就罢了。拿来报纸，我通常是从后面看起，往前翻到没意思的地方，就搁下了。望着眼前晃来晃去的各色面孔，我时常生出时间错觉，似乎明天就是周末。有时我上午还知道是星期一，到了下午就以为是星期五了。日子如此漫长，我渴望周末。上帝的一个星期开天辟地，我的一个一个星期无所事事。我原来的宿舍也是在那深宅大院里，每挨到黄昏，我会去院外游逛。院外是喧嚣的市声，可偏是这里比那院内更清静。

我就这样混混沌沌过着日子。每天黄昏，我都穿行在街头陌生的人群中。依然是某个黄昏，我依然踽踽在红尘里。我猛然抬头往西，想看看夕阳。可我看到的是正在渐渐暗下去的灰色楼宇。这是座看不到日出日落的城市。那一霎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想逃的心念。后来就总琢磨这事儿，发现我通体弥漫的都是逃的念头，挥之不去。

可是有谁又能轻易逃得过无聊的日子呢？似乎是种宿命。这种宿命犹如天穹，高高在上，覆盖众生。我一时没法逃脱，还得看



上去规规矩矩，写些无聊的文字。我是个急性子，总想加班加点做完手头的事。可是，当我很多次以最高效率完成工作时，得到的评价竟是做事不太认真。困惑了些日子，我如梦方醒。原来在我谋生的地方，凡事都讲究艺术。比方说，下级做事一般要举轻若重，既显得兢兢业业，又显得水平不如上司。如果下级表现得比上司还能干，那就是不能干了。上司在下级面前却通常要表现出举重若轻，哪怕他原本是个庸人。轻重之间，大学问存焉。我从此觉悟了，学会了磨洋功。慢慢地写着那些僵死的文字，哪怕早写好了也压着不交稿。可我的脑子是闲不住的，坐在办公桌前神游八极。看上去我当然是在认真推敲手头的文章。日子过得也自在，成天乐呵呵的。直到离开那个地方，很多记者朋友都问到同样一个问题：看你的小说，觉得你应该是内心有许多痛苦的人。可你看上去嘻嘻哈哈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玩话道：我佛慈悲，可我们见过的所有佛相都是微笑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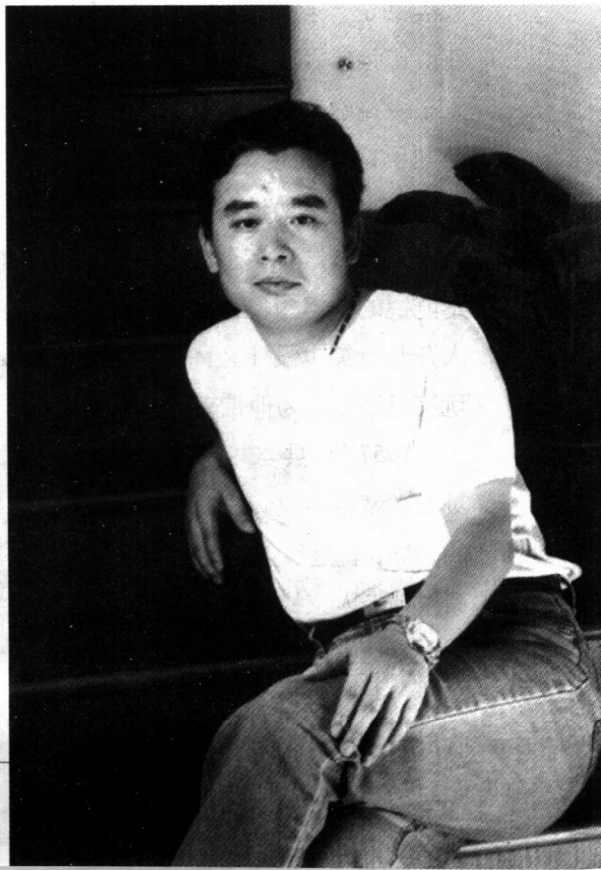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什么都明白了，眼前的一切就滑稽起来。看多了滑稽的事，遇上再不可思议的事，都云淡风清了。周围的气氛让有些人弄得再怎么庄严或一本正经，我却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便又时常生出一种新的错觉，这是种空间错觉。我总恍惚中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关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里，而我总是在玻璃罩外面逡巡，冷眼看着里面的热闹。我照样天天在那个大院里走来走去，也天天碰见别人在那里来来往往，他们也天天同我握手寒暄。可我老觉得他们同我隔着层厚厚的玻璃。玻璃有着极强的隔音效果，望着他们汲汲仕途，一路呼啸，我会突然失聪，听不到任何声音。玻璃罩里面上演的就是好玩的哑剧了。



我的那间办公室很阴暗，地板踩着老吱吱响。没事在里面踱步，也没情致，极让人烦的。只好成天枯坐，抿着茶，目光茫然地翻着报纸。倒是写作的时候，电脑不经意会闹出些小幽默，很有味道。比方“依法”二字连着打，打出的竟是“贪污”。“依法行政”就成了“贪污行政”。我怀疑是软件设计者的恶作剧，太有意思了。别人眼里的大事我越来越漠不关心，倒是这些小事儿给我增添了很多乐趣。

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，有些东西就进入了我的小说。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的细节虚构巨大的谎言时，我用众多的无中生有讲述着基本的真实。

自家楼梯上，坐卧由我。



幽默的代价

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，被打成右派。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。有天闲扯，父亲偶尔说起这事，我竟有些哭笑不得。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，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。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，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。都是年轻人，平时彼此很随便，有说有笑的。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，却是个麻子。有回我父亲开玩笑，在她莆扇上题了首打油诗：妹妹一篇好文章，密密麻麻不成行。有朝一日蜜蜂过，错认他乡是故乡。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，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。他不知道在阿 Q 面前连月亮都不能说的。但也仅仅是玩笑，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。可是，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。

1957 年，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，反对一级党委的领导，就是反党。毛泽东是与时俱进的典范，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他老人家的光辉教导变了，说县委就是县委，省委就是省委，中央就是中央，反对一级县委或省委，不是反党。于是除了他本





人,谁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脚;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,祖国江山一片红;于是造反有理,革命无罪……这都是后话,要紧的是按照他老人家 1957 年的逻辑,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,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,自然就是攻击党。于是父亲罪莫大焉,成了右派分子。一个玩笑,竟让我父亲终生命运逆转了。记得我读米兰·昆德拉的《玩笑》感觉就像读中国的故事。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,就完全像中国作家写的小说了。中国同捷克山隔千重,水隔百渡,发生的故事竟如此相似。记得马克思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开头有句很文学的话:一个幽灵,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。这幽灵二字在这篇惊世雄文中自然不是贬义的,但也许马克思播出了龙种而收获了跳蚤之后,幽灵二字在当年中国或捷克不但贬义而且恐怖了。环宇之内,同一种幽灵笼罩下的土地,无一处能幸免于难。

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,熟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。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。但可以推知,毕竟有那么些年月,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。大概 1957 年以后,上级就是上级、下级就是下级。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、军民一致相比,官场规矩开始与时俱进。现在,谁敢同上级开玩笑?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,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,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。

不过,也未必尽然。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。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就混得跟朋友似的。总有那么些人,天天围着官员转,点头哈腰叫老板。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,而现在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。你有



权,我有钱,就很容易做朋友。何谓朋友?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。有个顺口溜说朋友的标准是:一起下过乡,一起扛过枪,一起分过赃,一起嫖过娼。有些地方,长官一倒台,牵出一大片,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。

我的父亲老了,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。却知道嘱咐我一句:别乱开玩笑。

这盆君子兰伴我几年,今年酷暑,我奔波在外,它去了。





常识性困惑

终于逃离官场，可以过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写作生活了。尽管自由是有限度的，自在还需自寻心境。有道是“英雄到老皆皈佛，宿将还山不论兵”。幸好我既不是英雄，也不是宿将，只是在官场迷迷糊糊地走了一遭，仍有许多懵懂之处，拿来说说，图个快活。

记得刚踏进官场，对一个名词的感觉特别深刻，那就是：印象。而且据说最最要紧的是第一印象。好心的同事告诉我，谁谁本来很有才干，就因为某某偶然事件，在领导那里落了个不好的第一印象，他就背时倒运；谁谁就因为年轻时的一件小事，在领导那里印象坏了，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，直到退休都还是个普通干部。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，都是我可以看见的活生生的人，他们都是一副落魄不堪的样子。刚参加工作时，我还很有些抱负，总想有所建树，便处处谨慎，事事小心，惟恐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好。慢慢地，我好生困惑，发现这印象之说真没道理：那些所谓领导，嘴上那么堂而皇之，而知人用人怎么就可以凭他的个人印象呢？原来官帽子就是他们口袋里的光洋，想赏给谁就赏给谁，就看你是否让他看着顺眼！

